

流動、空間與社會

王志弘 1991-1997 論文選



流動、空間與社會

1991-1997 論文選

田園城市 ⊕ 文化事業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流動、空間與社會 / 王志弘 著, -- 初版,
-- 臺北市: 田園城市文化, 民 87

面: 公分

參考書目: 面

含索引

ISBN 957-8440-51-0 (平裝)

1. 空間藝術—論文, 講詞等 2. 空間—社會方面

920.7

97013631

流動、空間與社會

作 者	王 志弘
I S B N	957-8440-51-0
封面設計	葉 滄焜
藝術編輯	林 銀玲
發 行 人	陳 炳榛
發 行 所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牯嶺街88-1號1樓
電 話	02-2365-3502, 02-2363-2138
傳 真	02-2368-8623
製 版	象傑企業有限公司
印 刷	元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	新台幣350元
登 記 證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314號
郵政劃撥	19091744
戶 名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中華民國 8 7 年11月
E-mail	gardenct@ms14.hinet.net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籍缺頁或破損, 寄回更換

序言

收錄在本書的文章，誠如書名所示，圍繞著「空間」和「流動」這兩個核心概念，開展了理解當代社會的某些特殊切面。這些文章可以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涉及了空間理論的不同向度：首先，〈空間與社會：邁向社會優位的空間理論〉標明了作者對待空間理論的基本立場，亦即關於空間的分析與探討，總是以認識和改造社會為依歸。〈後現代的空間思考〉介紹與評論了「空間與社會」的分析視野裡，一位意向鮮明的倡導者，愛德華·索雅而立論，並藉此鋪陳方興未艾的後現代論題與空間議題的密切關係。〈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地理學鍵結〉則進一步引入性別的概念和女性主義政治的立場，來反省和豐富後現代論題與空間議題所開啓的思辨和運動領域。最後，〈文化概念的探討：空間之文化分析的理論提綱〉處理的是當前文化研究與所謂的「文化轉向」的學術風潮中，文化、再現與空間的議題。

第二部分的文章，則從多方面去討論流動的課題，據以展現當前「流動社會」中各種交通運輸、資訊金融，乃至於情慾流轉的繁複、加速和延伸範圍的現象，透露了一個「流動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可能性。〈都市流動危機的論述與現實〉和〈「交通黑暗期」裡的資訊城市〉二文針對台北都會區近年的交通危機提出了一種社會分析的企圖。〈非正式與零散化的彈性流動〉一文探討了台灣交通的特殊機車文化，提出初步的觀察。〈地方政府運輸決策的困境〉面對台灣現實中交通運輸與國家的關係，提出一個不同於傳統交通運輸規劃的視野。〈速度的性政治：穿越移動能力的性別界分〉討論了性別、移動能力與速度的議題，同時含括了實質與象徵的面向；此文另提出「扮裝」和「逾越」的概念，一方面擴充了流動的概念，另一方面則指出了流動的權力運作與顛覆潛力。〈分身有術：人體操演的時空策略〉闡述了人類主體、身體與流動技術之間的關係，點出了主體認同建構與流動議題之間的密切關聯。最後，〈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一文則處理了情慾流動和同志認同建構的空間向度。

第三部分的文章比較缺乏主軸，包含了一篇討論「災害的空間政治與地方認同」的論文，以及兩篇書評。〈風險社會中的社區共同體〉試圖將台灣當

前的社區運動成因，聯繫上一般性的社會結構趨勢，亦即風險社會和風險心態的出現。〈城市、文學與歷史〉評論了卡爾維諾的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並著重於文學書寫與批判性的歷史研究之間互相啓發的可能。最後，對於塔夫利的《建築與烏托邦：設計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評介，思考了所謂建築之「意識形態批評」（處理的是「空間之文化形式」的議題）的能耐與侷限。

當文字印刷成冊時，已然有了脫離作者而存在的「生命」，在圖書市場和其餘各種社會空間裡度過其生命週期，並可能在某個角落，成為另一個主體構築自我的一小塊零件。但是，這些文字也是作者反省自己生活歷程的線索，從中牽引出遺落在記憶角落的當時之生命情態與心情。我在校對這本書的初稿時，便有這種既熟悉又陌生，既有隱密私我，又離我遠去的感受。無論如何，這本書呈現了筆者學習過程的初步成果，即使俯拾皆是青澀與缺憾，總有不可抹滅的紀念意義。僅以這本書的出版，銘記一路行來週遭友人的真摯情誼。

王志弘，1998/9/25



作者簡介

王志弘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曾任輔大社會系、華梵建築系、實踐空間

設計系兼任講師

譯有《看不見的城市》、《地圖權力學》、

《設計的歧視》等書

論文出處

- 〈空間與社會：邁向社會優位的空間理論〉，原載於《空間雜誌》第60期（1994），pp. 92-97.
- 〈後現代的空間思考：愛德華．索雅思想評介〉，原載於《空間雜誌》第53期（1993），pp. 112-118.
- 〈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地理學鍵結：重要文獻之評介〉，原載於《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8期（1996），pp. 117-128.
- 〈文化概念的探討：空間之文化分析的理論提綱〉，未曾出版（1996）。
- 〈都市流動危機的論述與現實：台北「交通黑暗期」的分析〉，原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卷第2, 3期（1991），pp. 105-182.
- 〈「交通黑暗期」裡的資訊城市〉，原載於《空間雜誌》第84期（1996），pp. 46-49.
- 〈非正式與零散化的彈性流動：台灣機車現象初探〉，未曾出版（1992）。
- 〈地方政府運輸決策的困境-以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的經驗為例〉，原載於《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第八屆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1993），pp. 49-56。
共同作者：溫蓓章。
- 〈速度的性政治：穿越移動能力的性別界分〉，原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6期（1994），pp. 147-165.
- 〈分身有術：人體操演的時空策略〉，原載於《島嶼邊緣》第6期（1993），pp. 61-78.
- 〈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原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2期（1996），pp. 195-218.
- 〈風險社會中的社區共同體：災害的空間政治與地方認同〉，未曾出版（1996）。
- 〈城市、文學與歷史：評《看不見的城市》〉原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4期（1993），pp. 165-180.
- 〈評介《建築與烏托邦：設計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原載於《城市與設計》第1期（1997），pp. 209-224

流動、空間與社會

1991-1997 論文選

王志弘

目錄

序言

- 001 空間與社會—邁向社會優位的空間理論
- 017 後現代的空間思考—愛德華·索雅思想評介
- 035 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地理學鍵結—重要文獻之評介
- 059 文化概念的探討—空間之文化分析的理論架構
- 081 都市流動危機的論述與現實—台北「交通黑暗期」的分析
- 145 「交通黑暗期」裡的資訊城市—台北的流動空間
- 153 非正式與零散化的彈性流動—台灣機車現象初探
- 207 地方政府運輸決策的困境—以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的經驗為例
- 217 速度的性政治—穿越移動能力的性別界分
- 233 分身有術—資訊社會之主體構成及其操演策略
- 253 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
- 273 風險社會中的社區共同體—災害的空間政治與地方認同
- 293 城市、文學與歷史—閱讀「看不見的城市」
- 305 評介「建築與烏托邦：設計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 321 論文出處

空間與社會

邁向社會優位的空間理論

一、前言：社會優位的空間理論

空間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乃是近年來空間相關學科，如地理學、都市研究和建築，以及社會理論裡的一個辯論主題。強調社會生活的空間向度、考量空間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及主張空間在建構社會理論時據有核心位置，似乎成了標榜先進之社會理論的必備條件。然而，雖有眾多有關空間與社會的論點，但論者較少去探問和區辨空間這個概念及其所涵攝的現象，究竟在理論、經驗研究和實踐策略上有何作用，甚至對於空間這個概念的界定和空間與社會之關係有系統地予以辨明，而常淪為過度樂觀的社會－空間對等齊平的提法。

筆者對於空間與社會之論題的基本看法是：

空間與社會的二元分立乃是理論之建構，這種分立有助於我們分析與掌握空間的特殊性（形式、關係、物質性等）。但是空間的這種特殊性僅是做為認識與分析社會的一組切面或視角而論，而不具有一獨立存在的實體或運作之邏輯。換言之，在社會認識論與社會存有論上，空間並非與社會比肩平行，而是社會存在與運作的一個必要向度。這種提法並未抹除空間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建構與中介作用，也不是認為空間只是和其他元素組合成為社會的元素之一。空間穿透了社會的各個層面，不是社會之截然可分的一個部份，但空間不等於社會，空間也不與社會位居同等的社會認識論和社會存有論位置。這種以廣義的社會做為理論與實踐之根本對象，而放低空間之認識論與存有論位置的取向，筆者名之為「社會優位的空間理論」。

當今的論者大多數或明或顯地屬於這個認識論與存有論之「社會優位之空間理論」的取向，本文將一一予以辨明。後文首先將透過幾位談論空間與社會的重要人物之論點，釐析其空間概念，並指出這些空間或空間的概念之界

定，就已經預設了社會之存在(即使社會的概念一直不清楚或各有所指)，而且以社會做為最終之認識論對象。其次，依據這些主要人物的社會地界定(*socially defined*)之空間概念，分別探討空間與社會的關係，以及空間在理論分析、經驗研究和實踐策略上的作用與地位。簡言之，本文的寫作目的，是在社會優位的空間理論這個觀點下，初步整理幾位學者的論點與相關的議題。

二、空間概念與空間的概念之界定

經過一九七〇年代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洗禮，空間相關的學科(建築、都市研究與地理學等)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概念，對於空間論述所涉及的社會之種種議題，有了較為成熟複雜的看法。空間再也不是實證主義下中性、既定的、有其自己的邏輯的客觀實體，也不再只是人文主義和現象學傳統中，人類主體存在與體驗的充滿意義的地方(夏鑄九，1991)。空間概念(*concept of space*)與空間的概念(*saptial concept*)(如城市、都市、區域、社區等)現在成為空間－社會分析的一部份，進而在一般社會分析中佔取漸受重視的位置。以下分述幾位重要學者如何界定空間概念。

1. 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的現實(*reality*)同時是形式的與物質的。空間不是各種物體之一，它包攝了物體，包攝了物體並置排比時的相互關係。空間是一組操作的結果，不能被化約為單個物體的層次(*Lefebvre, 1991*)。不過，列斐伏爾的空間概念之核心不是空間本身，而是空間之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是社會產物，每個社會都生產合適的空間，而空間之生產正是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繼續存活的關鍵。因此，空間裡瀰漫著社會關係(即生產關係，尤其是財產關係)，它不僅被社會關係支持，也生產社會關係和被社會關係所生產。就資本主義社會而論，其空間不僅是生產資料、消費對象、政治控制的工具，也是階級鬥爭之場域，牽連了生產與再生產的諸面向(*Lefebvre, 1979*)。列斐伏爾區分了三個向度來討論空間之生產(*Lefebvre, 1991*)：

(1)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屬於感知的(*perceived*)層面——一個社

會的空間實踐隱藏了這個社會的空間，空間實踐在掌控與佔用空間時，緩慢而確定地生產了空間。一個社會的空間實踐乃是透過對其空間的解讀而彰顯。

(2)空間之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屬於構想的(**conceived**)層面——這是概念化的空間，是科學家、規劃師、都市計劃師、技術官僚等的空間。這也是任何社會的支配性空間，這種空間之概念偏向於語言符號系統。

(3)表徵之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屬於生活經歷的(**lived**)層面——這是透過與其相連結的影像和象徵而直接經歷的空間，因此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間。這是「想像」試圖予以改變與佔用的被支配空間，因此是被動地經驗到的空間。它與物理空間重疊，對其物體做象徵性的使用。表徵之空間偏向於非語言象徵與符號系統。

上述空間分析架構的重點是它是三元的，而非二元對立。列斐伏爾曾以身體為例來說明：人與空間的關係暗含了人與其身體的關係，反之亦然。社會實踐預設了身體的使用，這乃是感知的(**perceived**)領域；至於身體的表徵，則是源自累積的科學知識，伴隨了混雜的意識形態而傳播，如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身體與自然的關係等知識，屬於構想的領域。而身體經歷的(**lived**)經驗(表徵之身體)，則是被「文化」穿透而異常複雜，透過象徵論或宗教傳統而呈顯，其某些面向已被精神分析所揭示。

列斐伏爾也建構了不同的社會空間之類型，而且正是藉由不同空間類型的遞變(空間的歷史)，建構了一個社會演變的階段論，並且在其中暗含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藍圖與出路。空間的歷史不能局限於研究某一既定符碼之形成、建立、衰頹與解離的各階段(符號學式的研究)，而要處理一全體的面向，即要扣連上涵蓋了特殊社會之特殊歷史與制度的生產方式(**Lefebvre, 1991: 48**)。

首先，**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由位居某些基地的自然之片斷所構成，這些基地是因其固有特質而被選取(洞穴、河邊、山頂等)，但其神聖化最終卻剝除了其自然特質與獨特性。絕對空間乃是血緣、土地和語言的紐結之產物，相應的是前資本主義的社會。

其次，**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對應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此時社會空間是生產力與生產資料、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特別是其再生產的一部

份。以生產之社會關係的再生產為取向，抽象空間之生產發動了「均質化的邏輯」與「重覆策略」，它客觀地運作，接管了歷史性的空間。它是一組事物／符號及其形式關係，由於強調形式與數量而抹除了異質，否定了源於自然和歷史、源自性別、身體、年齡和族群的異質。但是，資本主義的空間也隨著分工以及需要與功能的細分而要求片斷化、區隔化。抽象空間有其矛盾，主要便源自於均質化與片斷化的雙重過程，這個矛盾會引發抵抗和鬥爭。

最後，差異空間(differential space)強調的則是使用價值優先於交換價值，從對自然的支配轉變為對自然的取用。依列斐伏爾之見，做為革命理想的社會主義空間，正是差異的空間。

2.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哈維偏向於以營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來掌握空間，但也討論空間的觀念。哈維的研究一貫著重於解釋資本主義社會之運作，但他認為若不理解都市過程，就不能理解資本主義，他的空間概念皆由此疑旨出發。哈維原來試圖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作法則導引出對於資本主義都市過程的理解，後來則認為要探究的是資本如何被都市化(Harvey, 1985b: 185)。從發問方式的改變，我們可以推想，哈維原先以都市過程做為資本邏輯之空間展現或反映的消極概念，後來有了較積極的看法，即都市過程是資本主義演變與存在之核心，資本的都市化也是其矛盾之源；他追隨列斐伏爾的論點，認為空間之生產就是資本主義運作邏輯與矛盾之一環，而非其表現而已。

哈維並未直接界定空間的性質，而是考量資本循環的各個階段與要素的時空動態，例如商品交換、勞動力、生產、消費與貨幣的時空動態(Harvey, 1985b)。哈維認為對於空間之生產與控制是社會權力之源，掌握了資本循環各要素與階段的空間動態，正是資本繼續積累的關鍵，因此空間也成為階級鬥爭的議題，而其具體呈現便是都市化的過程(營造環境之創造性的摧毀、房地產投機、郊區化等)。

哈維不僅討論做為營造環境的空間，也討論關於空間的觀念(近似列斐伏爾所謂的空間之表徵)以及意識的都市化(Harvey, 1985a)。「空間與時間的社會定義，跟任何人和制度皆須回應的客觀事實的全體力量一起運作。這種時空的定義深深糾結在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中。每個社會形構都建構客觀的空間

與時間概念，以符合物質與社會再生產的需求和目的，並且根據這些概念來組織物質實踐」(Harvey, 1990)。這種時空概念和意義不是恆定不變與中立的，反而是各社會群體鬥爭的焦點。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心靈概念的建構與物質實踐，對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再生產是十分根本的。然而，由於周轉時間之加速、空間阻礙的減除和「藉由時間來消除空間」的鬥爭，對於資本積累的整體動態很要緊，尤其是在過度積累引發危機時格外重要，時間－空間關係的劇烈重構便成為資本主義續存的條件。於是，哈維使用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這個概念來掌握周轉時間加速和空間範域的縮減所引發的感受，同時觸及了當前資本主義再結構的劇烈時空關係之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經由感覺結構之轉變，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上的反響(Harvey, 1989: ch.16 & ch.17)。

3.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柯司特偏向於以物質面來掌握空間，認為空間是社會的基本物質向度。柯司特早期的立場偏向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結構馬克思主義(Structural Marxism)，因此強調社會的結構性邏輯(以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來掌握)，而空間是此邏輯或結構或過程之表現，這種論點以《都市問題》(The Urban Question, 1977)為代表。空間是一物質產物，和其他物質元素發生關係，進入了社會關係的人，賦予空間形式、功能和意義。空間不僅是社會結構之配佈的某種場面，而是每個社會在其中被特定化的歷史總體之具體表現。都市空間是結構化的，這意味空間不是隨意組織起來的；而且，在空間裡運作的社會過程，表現了社會組織的每種類型和時期的決定因子。柯司特認為在空間分析背後，有一個一般性的社會組織之理論，一切空間理論都是一般社會理論的一部份。沒有特殊的空間理論，只有由社會結構理論引伸而來的關於特定社會形式與空間的解釋(Castells, 1977: 115)。綜言之，空間在此是被社會過程所結構的，是社會運作之所在與反映。

柯司特後來對於空間這個概念有比較積極的看法：「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而是社會的基本物質向度，如果將空間獨立在社會關係之外來考量，乃是割離了自然與文化，並且破壞了社會科學的首要原則：物質和意識乃互相關連」(Castells, 1983: 311)。

源於對都市社會運動的經驗研究，柯司特格外強調人類作用者的改造能力：「空間形式乃是由人類行動所生產，並且根據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發展方式，表現且執行了支配階級的利益。空間形式表現且實行了在一個歷史界定的社會中，國家的權力關係。空間形式亦為被剝削階級、被壓迫的臣民，以及被虐待的婦女的抵抗所烙印。…社會運動將一再崛起，挑戰空間結構的意義，嘗試新功能與新形式，這就是都市社會運動，是都市－空間轉化的作用者，是都市社會變遷的最高層次（Castells, 1983: 311-2）。

柯司特還提出了**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與**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這一組概念，來掌握新的資訊發展方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下，企業之社會組織的空間邏輯（Castells, 1989）。流動空間的圖象與運作撮要如下：掌握權力的組織在不對稱的交換網絡中，佈署其功能性邏輯，而這種網絡不必依賴任何特殊地域（locale）特質來完成其基本目標。新工業空間與新服務經濟，圍繞著它們的資訊生產單位（information-generating units）的動力而將其運作組織起來，同時把它們的不同功能，連接到那些被分派執行各種任務的不同空間；這整個過程則由通訊系統再度整合起來。新興的專業－管理階級在排斥性的空間片斷（segments）中殖民，並且橫越城市、國家與全球而彼此連繫；他們將自己孤立於當地社會之外，當地社會因此在選擇性的工作與住居的重組過程中，被解除了結構。新國家確認其權力來源在於對知識的控制和策略性引導，以及促進先進技術基礎結構的發展，這種結構將其要素散佈在未分化的地點與相互連結的隱密空間之中。新國際經濟則創造了一個關於生產與消費、勞動與資本、管理與資訊的多變的幾何學；這種幾何學除了網絡中的位置以外，否認任何地方（place）具有特殊的創造性意義，此種網絡的形態，隨著看不到的信號與不可知的符碼訊息，不斷地變動著（Castells, 1989）。

4. 愛德華·索雅（Edward Soja）

索雅特別強調空間在社會理論中的核心地位，提出社會與空間辯證的看法，還將空間提昇為和社會存有、歷史鼎足而三元存有論之一元。索雅區分了空間與空間性（spatiality），以後者來專指社會所組織與生產出來的空間。因為做為一種物質脈絡的空間，不論被當成人類生活的容器，一種可以客觀化的幾何形式，或是現象學之本質，都不是一個用來分析人類空間性之具體形式與主觀意義的認識論基礎。空間本身或許是既定的，但是空間的組織與意義，乃

是社會轉譯、轉變與經驗的產物。空間性乃是社會地生產出來的，而且和社會一樣，同時有其實質的形式(具體的空間性)，也是個人和群體之間的一組關係，是社會生活的具現，也是中介。索雅指出，空間性不是被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物質空間，不是社會的背景或反映，空間的概念和再現也不是脫離社會物質條件的思考模式之投射，不是單純心靈的構造。因此，索雅的空間性概念是空間與社會互為辯證的空間。

索雅將其論點歸納如下(Soja, 1989: 129-30)：

- (1)空間性乃是一種具體可辨認的社會產物，是「第二自然」的一部份，它社會化且轉化了物理空間與心靈空間。
- (2)空間性做為一種社會產物，它同時是社會行動與關係的中介與結果、前提與具現。
- (3)社會生活的時空結構之歷程，界定了社會行動與關係(包括階級關係)如何被物質地建構起來與具體化。
- (4)這個建構與具體化的過程，充滿了矛盾與鬥爭。
- (5)矛盾主要是源自空間的雙重性質，即它同時是社會活動的結果／具現／產物，以及中介／前提／生產者。
- (6)因此，具體的空間性——真實的人文地理形勢——乃是關於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之鬥爭的競逐場域，是意圖維持和強化，或是重構和劇烈轉變現有之空間性的社會實踐的競爭場域。
- (7)社會生活的時間性，從日常活動的例行事件到長期的歷史之創造，都植根於空間的態勢(contingency)，就好像社會生活的空間性植根於時間／歷史的態勢裡一樣。

索雅的理论企圖並未停留在認識論的層次，還意圖在存有論(ontology)的層面上安置空間(Soja, 1989: ch.5)。索雅借用存在主義現象學的啓示，探討「存有的空間性」(spatiality of being)。要從無意識、無生命的事物，轉變為有意識的人類個體，必須有主體和客體的分別(否則主客混沌無別，人與物不能區分)，而主客的分離即預設了一段距離。但是，要具有人性，不僅僅要創造距離，還要企圖跨越距離，透過意向、情感、依附、涉身等，去轉變原初的距離(空間性)，也就是說，分離了的主客體必須產生關係。

簡言之，存有必有距離、有位置、有地方，這就是索雅試圖在普遍重視時間、歷史、生命傳記的存有論裡，安放空間的主要論據，此後，索雅便一貫主張他所謂的空間、時間與社會存有的三元辯證(trialectic)，強調人類生活中，空間性、歷史性(historicity)與社會性(sociality)三者不能偏重。

5. 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

米歇·傅柯早期(Foucault, 1986(1967))提出了異質空間(heterotopia)概念，是隨著真實空間(real space)和虛構空間(utopia)的概念一起提出來的。這裡的「空間」在當代指涉的是一組基地(site)之間的關係(相較於中世紀的定位空間與十六、七世紀的延伸空間)。虛構空間即非真實空間，是沒有真實地點的基地，是與社會的真實空間有一個直接或倒轉類比之普遍關係的基地，以完美的形式呈現社會(桃花源)或將社會倒轉(鏡花緣)。異質空間則是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與之外，它們確實存在，而且在社會的真正基礎之中形成，是一種對立基地(counter-site)，但也是一種有效發動了的虛構空間，在其中一切文化中的其他真實基地，被同時地再現、對立與倒轉(例如妓院、殖民地、船)。

我們可以說，異質空間這種兼具真實與虛構的特性，正是切入分析社會的最佳關鍵位置，因為那裡是現實與神話相爭，無聊慣習與奇幻夢想相錯的地方，是社會運作機轉最微妙的所在，這正是傅柯提出這個概念的理論力量之所依。

傅柯曾以鏡子來比喻這種微妙之處：「鏡子是一個無地點的地方，故為一個虛構空間。我在鏡面之後所開展的非真實的、虛像的空間中，見到了其實不存在那裡的我自己。我在那兒，那兒卻又非我之所在，這影像將我自身的可見性賦予我，使我在我缺席之處看見自己，這乃是鏡子的虛構空間。但就此鏡子確實存在於現實之中而言，它則是一異質空間，鏡子相對於我所佔有的位置，採取一種對抗。從鏡子的角度，我發現了我於我所在之處的缺席，因為我見到自己在鏡子裡。從這個指向我的凝視、從鏡面彼端的虛像空間，我回到自身；我再次地注視自己，並且在我所在之處重構我自己。鏡子做為一異質空間的作用乃是：它使得我注視鏡中之我的那瞬間，我所佔有的空間成為絕對真實，和周遭的一切空間相連結，同時又絕對不真實，因為要感知其存在，就必

須通過鏡面後的那個虛像空間」(Foucault, 1986(1967))。

傅柯這段譬喻精彩地點出了異質空間的理論意涵：異質空間的分析碰觸到了主體之建構與反省的過程，這裡的主體不僅是人類個體，也可以是某個社會群體（資本家、閩南人、女人）或某個社群（如國家、城市），這個主體的界線與性質之建構與鞏固，正是藉由對異質空間之建構與釋義而完成。因此，傅柯透過異質空間的分析，同時掌握了社會分類之建構的實質向度（異質空間是真實的）與象徵向度（異質空間是虛構的），同時掌握了社會過程之空間構造與空間性的認同（spatial identity）。

傅柯後期關於空間的概念（Foucault, 1980a, 1980b），可以區分為兩個層次來談。首先，在隱喻的層面，空間乃是藉以掌握權力之樣貌的譬喻。傅柯的權力概念不是集中在國家或國家機器，而是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每個人都處於其中的某個位置，只是有優劣勢之分。傅柯也慣用戰略和戰術的用語來談權力爭鬥，如運動、攻擊、反擊等。因此，權力是空間地展佈開來的，有如毛細管一般遍佈，其運作是宛如空間中的戰爭，在此傅柯以空間譬喻了權力。此外，傅柯亦提及使用空間、策略的隱喻來解讀論述，讓我們可以更精確地掌握到論述在權力關係的基礎之中、之上的那些轉變點（Foucault, 1980b）。

其次，在實質空間的層面，空間乃權力與知識等論述轉化成為實際權力關係之處。空間在現代的權力技術中，扮演了關鍵部份，權力透過空間的構築與使用而運作，權力的歷史亦即空間的歷史，從地緣政治的偉大策略到住居處所的小戰術皆是（Foucault, 1980a）。

敞視建築（panopticon，或譯圓形監獄）這個例子同時掌握了空間做為權力機器之隱喻與權力運作之憑藉。一方面，敞視建築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現代科學論述與工業資本主義之興起，體現了新權力關係中監視和控制的要求，而具現在軍營、監獄、醫院、學校、工廠等實質空間的新造與改造裡。另一方面，敞視建築做為一權力機器的運作模型，是理性化與現代化之權力宰制的空間隱喻（比韋伯的「鐵的牢籠」更為傳神）。

再者，敞視建築對於可見性和監看之凝視的強調，正好和傅柯早期的異質空間之概念中，以鏡子為例所提的可見性與凝視有相通之處，也因此帶出了空間與身體之馴訓，以及主體（subject，亦為臣民）之構成的問題。主體、權力、知識、論述，都通過空間之中介與機轉來討論。